



往事如新

## 夜校灯影

□如歌

社区公告栏“市民夜校2025秋招”的海报,被晨露打湿了边角,我盯着招生简章,忽然想起当年扫盲班上的识字卡片,粗糙的硬纸片上,用铅笔描了又描的“人”“盐”二字,正与海报上的铅字慢慢重叠。

20世纪70年代的那个寒冬,棉鞋踩过冻土的咯吱声划破村巷寂静。我把自家堂屋改造成教室:八仙桌擦得锃亮,卸下来的门板糊上报纸当黑板,连家里的补丁棉被都拆了堵窗缝,就怕北风卷走煤油灯那点微弱的光。屋后王大嫂的手冻得裂着血口子,我赶紧把它塞进自己棉袄里焐着,另一只手握紧铅笔在糙纸上画“人”。“您看这一撇一捺,多像咱庄稼人站着的模样。”教“盐”字时,我编了段顺口溜:串场河水白茫茫,晒出白盐堆满仓。后来还带着学员们蹚着霜花去盐场,盐碱地的风夹着咸涩,却压不住教室里此起彼伏的读书声。

没想到,半个多世纪过去,夜校竟以这样崭新的模样回到生活里。义务教育早已普及,老年大学的琴声常飘出街角,如今家门口的公园旁,又亮起了夜校的灯。我在三十多个培训班里翻来覆去地看,最后选了素描班,在家里教孩子们画简笔画,静物总画不正,我得好好补补基础。

素描课设在“登瀛小筑”咖啡屋,推开门就撞见空调风伴着铅笔擦纸的沙沙声。墙上的投影仪正投着几何体分解图,比当年在门板上写得清晰百倍;长方形大课桌上方吊着水晶灯,茶水间飘着大麦茶的香,轻缓的古琴曲绕着桌椅转。

左侧吧台前,穿格子衬衫的年轻人正对着正方体蹙眉,衬衫领口下还别着工牌,

桌角摆着半瓶冰美式。他画到入神时,手指会无意识地敲桌面,像在敲办公室的键盘。邻座陶大妈戴着老花镜,在画歪的圆圈里反复涂改,脚边放着孙女的涂鸦本,封面上歪歪扭扭写着“奶奶加油”,旁边还画了个小人举着小红花。

老师握着我的手调整铅笔角度:“正方体的灵魂在透视,就像您看胡同里的老房子,远处的墙缝总会变窄。”盯着纸上的线条,我又想起当年教“旦”字,我特意等到天刚亮时拉着学员去河边,指着朝霞说,太阳从地平线爬上来,就是“旦”,学字得连着日子才记得牢。

思绪飘远时,年轻人突然“呀”了一声——球体阴影画反了。老师用铅笔勾出一道弧线:“你看窗外的路灯,光从左边来,影子自然往右边斜,就像傍晚回家时,影子总跟在脚后。”年轻人恍然大悟,掏出手机拍了张路灯照当参考:“以后做PPT再也不愁配图了。”

暮色漫上来时,教室周围的灯次第亮了。望着对面楼宇的万家灯火,又记起当年夜校的煤油灯:用硬纸板做灯罩,昏黄的光映出三十多人的影子,在土墙上晃成跳动的光斑。如今全区11个夜校教学点的灯光,像把那些光斑揉碎了,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。

下课路过盐场旧址时,我摸出画本,球体的线条虽生涩,却稳稳立在正方体上。晚风掠过文化广场的梧桐树,叶隙漏下的灯光落在地上,像极了当年盐碱地上闪烁的盐粒。从摇曳的煤油灯到明亮的白炽灯,从简陋的草屋到窗明几净的学堂,光的模样变了,可藏在光影里的热望,从来都一样滚烫。

## 邮包里的岁月温情

□吴大明

看着妻子手中的快递,恍然间,我仿佛被时光轻轻推回那个泛黄的年代。儿时上海三妈寄来的邮包缓缓浮现在脑海,宛若被岁月浸润的老照片,在记忆深处徐徐铺展开来……

20世纪70年代,物资格外匮乏。某日,邮递员张叔叔高举一张包裹单朝母亲喊道:“陈松子,你家有上海寄来的包裹单!”我和姐妹们一听见“上海”二字,顿时眼睛发亮:“是大白兔奶糖!还有葱油饼干!”母亲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,急匆匆赶往邮电所。我们趴在家门口翘首以盼,姐姐忍不住喊:“妈妈快点儿!”年幼的妹妹早已馋得直咽口水。

不一会儿,母亲捧着一个沉甸甸的邮包回来了。只见母亲握着剪刀,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上密密的线脚,揭开外层粗布,里面果然藏着我们心心念念的大白兔奶糖、葱油饼干,还有崭新的衣裳。我读二年级时,邮包里曾装来一个军绿色书包,正面绣着光芒四射的红太阳;还有带橡皮头的铅笔、彩色的船形塑料卷笔刀和硬面笔记本,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。十岁那年,三妈特意寄来一套灰色衣服和一双“回力”牌球鞋。穿上新衣新鞋,我仿佛换了个人,心里甜得像喝了蜜,走路都带着风。

三妈深知我家八口人,粮食常接济不上,寄得最多的便是装在铁盒里的筒面。筒面煮新鲜青菜,在那时便是难得的美味。三妈就这样以无微不至的关怀,陪我们熬过了那段清贫却温暖的岁月。

有一回,三妈照例寄出邮包并附信告知,我们收到

信后,日日盼着邮包,却迟迟未收到。母亲见到邮递员张叔叔便问,却始终没有消息,去邮政所查询,依旧一无所获,只好写信告诉三妈。两地辗转查询十余日,邮包终于“失而复得”。拆开时,那份喜悦仿佛比里面的东西还要珍贵。

我们也常在岁末回寄心意。父亲会在一块白布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上地址与姓名,母亲则提着腊鸡、酱鸭、年糕、粽子等家乡风味,到邮政所仔细打包。待工作人员查验后,她用粗布将食物细细裹好,一针一线缝得结实牢靠,最后在包裹正面缝上地址布,称重付邮。那一针一线,缝进去的是我们朴素而深厚的牵挂。

如今回想,三妈与母亲互寄邮包的往事,已过去半个世纪,可那些温暖的细节,依旧清晰如昨。那些粗布包裹里装载的,又何止是糖饼、衣裳与筒面?那是一段匮乏岁月里不曾匮乏的爱,是穿越山海却血脉相连的牵挂,是慢时代里用针线细细缝缀、缓缓送达的亲情。这份温情,早已在时光里沉淀,温暖了往后每一段岁月。

